

灭绝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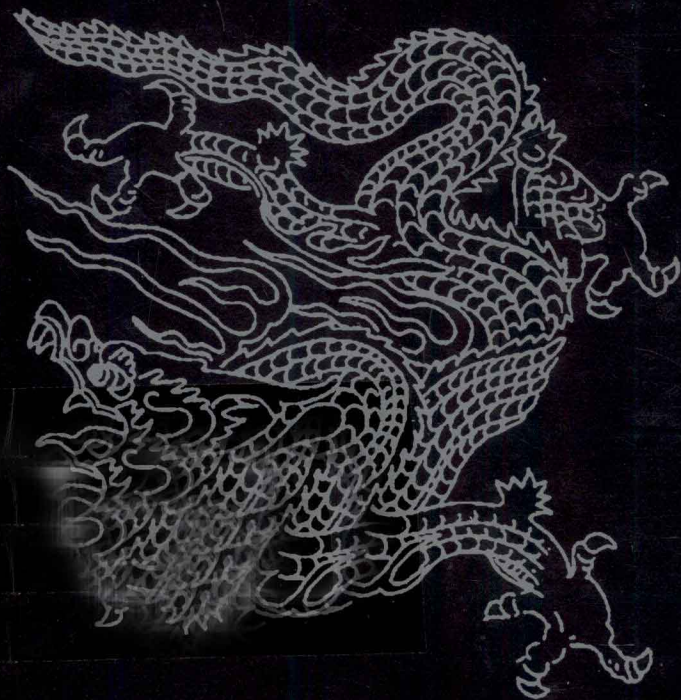
全

龙人武侠连接全球华人的文学作品

中国文联出版社

灭秦
霸汉
魔鹰记
战神之路
战族传说
正邪天下
玄武天下
乱世猎人
洪荒天子
封神双龙传

龙腾记
武圣门
目破心经
铸剑江湖
玄功邪佛
玄兵破魔
独战天涯
灭绝江湖
无双七绝
奇门风云



龙人作品集

龙人



灭绝江湖

龙
火
著

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灭绝江湖/龙人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9 (2007.7 重印)

ISBN 978-7-104-01371-6

I. 灭…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1663 号

灭绝江湖

著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000mm × 140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 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1371-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内容简介

因邪恶组织“仇天殿”的出现，而使平静的江湖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可正派武林虽多次围剿此殿，但由于群魔功高势众，以致多次未能成功，于是被武林人氏称为“天剑”的沧浪楼主，便将此楼隐于江湖中的八大高手“沧浪八卫”以各种身份混入仇天殿中，终里应外合，将此殿毁灭，同时在殿内发现一本以邪、狠、柔、猛、奇、异、绝、灭八种武学最高境界的剑谱——灭绝剑谱！但绝世奇人天剑却估错人性的转变，“沧浪八卫”因长期处于邪恶之中，却因此剑谱的出现，使他们本性尽失而导致数十年后的武林巨祸……

少年南宫或，自幼出生武林世家，以上古后羿射日后所留神箭所制的一把“后羿剑”，称雄江湖，被称为“后羿剑客”，但由于“全风云”“疯尉迟”“霜雪刀”“郁道僧”四位江湖绝顶高手，死于神秘的无面人之手，以致一代刀尊将其女暗中送入南宫世家避祸，少侠南宫或因助刀尊之女探明其父生死之因，却在途中被神秘的无面人暗袭，身受重伤，而却因青城“痴癫剑客”的加入，使少侠被一代奇人天剑所救，不但习得被武林人士称为剑术之巅的天剑绝学，还明白江湖上的种种仇杀及阴谋，是因一本无上剑道秘笈“灭绝剑谱”所引起，复出江湖，为寻失散的刀尊之女，途中巧逢风尘女子“夺魂红蝶”，与其结下合体之缘，同时也因此发现青城掌门的真正身份，便勇入青城，力屠青城三堂堂主，勇诛“痴癫剑客”，而这时却因邪派死殿的出现，使得川中各门会聚青城，而少侠却在这双邪火拼之时，从中得利，力屠青城掌门，夺回灭绝剑谱之“异式”。

同时却因身怀盖世剑谱，而使少侠在江湖上陷入种种阴谋之中，突闻家逢其祸，归家途中，虽力屠各道杀手，但不幸却被困入万蛇奇阵之中，巧幸得到神秘佳人之助，终力屠黑白无常，返回南宫世家……

与此同时，因其剑谱面世，武林正邪各派纷纷骚动，而南宫世家也却因此引起家族惊变，巧幸少侠得到能吸功力的后羿神剑之助，使得内劲大增，又以自己的天生智慧终发现江湖上的种种祸端奇源便是已归隐武林的“沧浪八卫”之首所为，于是便力率南宫“三十六死士”闯荡江湖，在数次的智慧和功力的较量中终将为祸武林的群邪灭绝于后羿神剑之下……

目 录

第一章	催命之帖	1
第二章	刀尊之死	19
第三章	驰马中原	38
第四章	痴癫剑客	57
第五章	一线生机	82
第六章	天剑绝学	99
第七章	灭绝剑谱	117
第八章	奇异之恋	134
第九章	青城毁灭	160
第十章	死殿现踪	178
第十一章	剑灵心清	196
第十二章	万蛇困龙	215
第十三章	古剑增功	234
第十四章	人间真情	254
第十五章	家族惊变	277
第十六章	立志荡魔	298
第十七章	剑霸江湖	318

第一章 催命之帖

洛阳的这个冬天，似乎格外的冷。

己子夜，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笼在街头巷尾孤独地挑着，照着夜归的人。

其实，又何尝有几个夜归的人？整个洛阳城似乎已被冻结起来了，连远处的打更声也已是硬邦邦的，似乎只要伸手在空中一抓，便可以抓住那打更的声音。

一只野狗疯了似的从狭窄的巷子里箭一般地穿射而过！

没有人看到这只受惊了的狗，就像没有人看见有一个正缓缓地向“风云庄”走去的人影一样。

说他是人，只是因为他有影子，若是他没有影子，那么谁都会说这是一个鬼，一个阴森恐怖的鬼！

他身着一件雪白的长袍，长袍不知是何物织成，似乎格外厚实沉重，于是便直直地垂了下来，竟无一处皱痕！

可怕的是他的脸，他的脸竟是画出来的！

似乎他的五官全被削平，所以便在脸部肌肉上画上了鼻，画上了唇，画上了眉毛……

唯有那双眼睛不是画的，但那双眼睛格外的凹陷，里边竟有一种绿色的光芒！

鼻子是平板僵硬的几根线条，唇边是平板僵硬的几根线条，眉毛则是两根平直的一抹黑线！

但这样的鼻，这样的唇，这样的眉毛竟也会动！当那个鬼一般的人在“风云庄”门前站定时，他的鼻、唇、眉毛便动了动——如果那也是鼻是唇是眉的话。

他在笑。

说他在笑，是因为人只有喜怒哀乐等不多的几种表情，而他的表情最接近笑了：唇角向上牵，双颊的肌肉堆作一堆，眼眯起来少许。

这是一种连狗也害怕的笑容！

他轻轻地叩响了“风云庄”的朱漆大门，他叩的那么轻，那么斯文，在这样的深

夜,不知主人能否听清?

但他似乎早已断定“风云庄”的人一定未入睡,第二次叩门时,还是那么轻:嘭,嘭嘭,嘭嘭……

没有人应,也没有人来开门,但门缝中有一抹幽淡的光渗透出来,洒在地上,似乎也被这凛冽的寒光冻得轻轻颤抖了。

“风云庄”的庄院里响起了一声狗叫声,叫声很不欢畅,显得格外的刺耳。

那人的眉毛挑了挑,然后便伸手去推那厚实高大的朱漆大门,门应声而开了,“吱”的一声,响声在这样的寒夜中,闻之有深入地狱之感。

那人跨入了“风云庄”庄内。

一阵木屐声在庄院中回荡着,嘭、嘭、嘭,每两声的间距都是相同的,平板而毫无变化。

这样的夜深人静时,在庄院中响起木屐声,“风云庄”的人为何竟不起身查看?

“风云庄”不是名满洛阳吗?

但那人却并不意外,他径直向灯光最亮的大堂走去。

大堂的门也开着,所以那人一踏上大堂前边的走廊时,便已看到大堂的北首端坐着一个中年汉子,中年汉子低着头,死死地盯着地面。

如此寒夜,他为何不早早入寝,而要独自一人孤独地坐在那儿?也许他的衣裳穿少了,脸色显得极为苍白,他的嘴唇也已发青,一双纤瘦的手紧紧地握着椅子边的扶手,下意识地抚摩着,那上边竟有一层湿漉漉的汗。

当木屐声在大堂门外停止时,他抬起了头,本是苍白如纸的脸竟不可思议地有了一种红晕,一种极不正常的红晕。

中年汉子开口了,声音极为嘶哑:“无面人?”

那人点了点头,道:“全风云?”

中年汉子点了点头,道:“我是第四个?”

那人道:“不错,排在疯尉迟之后。”

中年汉子的眼中竟有了一种淡淡的欣慰,只是这种欣慰被更多的恐怖所掩盖着而已,他嘶哑地道:“你杀人从来没有失手过?”

“无面人”缓缓地道:“过去没有,今晚也不会有。将来,就不好说了。”

全风云的脸部表情终于不再太过于僵硬了,他笑了笑,虽然生涩了些,但总算笑了,他嘶声道:“据说你所杀的人的武功,都是由低到高?”

“无面人”慢慢地向大堂里走去,边走边道:“你太好奇了。不过,我的规矩是每当我将要杀死的人向我提问时,我都是有问必答,但只回答五个问题,你已问了三个了。上面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答案:是的。”

全风云的脸色变了变,强笑道:“有意思,在我之后的人又是谁?”

“皇甫皇!”

全风云的脸色又变了变，嘶声道：“你倒真是狂妄得紧，皇甫皇叱咤江湖数十年，从未有过败绩，你竟连他也一并算上了。”

“无面人”冷声道：“这就不是你所需要操心的事，凡事总有一个开端，皇甫皇从未败过，只不过是因为他未遇上我。”说到这里，他那深深凹陷的眼睛中光芒大炽，声音变得格外的冷，“第五个问题，你还问不问？我不能让你活过子时！”

全风云的拳头握紧了，骨节在“咔吧咔吧”直响，但他还是强自忍住了，嘶声道：“你为什么耍杀我？”

“无面人”笑了，他那平板僵直的线条牵动起来，显得极为诡秘，只见他缓缓地伸出左手，高高举起，然后将无名指紧紧地内扣于掌心。

全风云脸色大变！他一脸惊骇地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无面人”道：“这是第六个问题！”

“题”字未落，他的身形已暴起，一抹寒芒自他右手电射而出，疾然射向全风云的前胸！

全风云的身子已陡然拔地而起，如轻雁般飘然斜掠，“锵”的一声响，一柄寒光四射的短枪已赫然在手！

同时，四周突然响起一片寒刃破空之声，数十个人影向“无面人”疾扑而上，出手便是全力一击，招式狠辣异常！

“无面人”那宽大厚实的长袍突然暴涨，如一片白云般将“无面人”的身形全罩在里边，十数人的兵刃便已齐齐地向那长袍招呼而去。

刃过袍碎！这本是万物相克之真理，但令人奇怪的是，长袍非但未碎，竟连一丝裂痕也没有！

每一把刃器砍向或刺向或劈向长袍后，竟全都不可思议地滑开了！

是滑开，而不是弹开，似乎他们所攻击的是一块柔软但韧性十足的冰！

世上当然没有柔软的闪光冰，那太匪夷所思了，但天地间能有这样一件让兵器滑开的长袍，岂不是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所以，数十个人几乎是同时地愣了一愣。

其实，这一愣的时间极短，仅在电闪石火之瞬息间，但就是这么极短的一瞬间里，“无面人”已完成了数十个动作。

当长袍甫落之时，已有四人倒下！

每一个人的眉心处都有一点淡淡的红色，一点致命的红色！

“无面人”手中已有一件极为怪异的兵器，它很像锥，但比锥细得多，似是玄钢所炼，光芒含而不露。

在这件似锥非锥的兵器前端，还有一抹红色。

没有惨叫声，没有怒吼声，剩下的九个人再次扑向“无面人”，这次，他们已吸取了教训，不再只顾进攻了，而是相互配合，有攻有守，分进合击。刹那间，“无面人”已

被困于一片刀光剑影之中，寒刃划空之声鼓荡于大堂的每一个角落！

风云庄的“风云十三杰”无一不是青年中的好手，方才只是因为那件长袍太过神奇，众人一惊之下，才吃了大亏，如今却是大为不同，一时劲风涌袭激荡，九个人配合得极为默契！

“无面人”似乎已有些穷于应付，开始节节后退，众人一喜，下手更为凌厉霸道。

当“无面人”退至离全风云仅二丈远处时，全风云双足一点，已如怒矢般向“无面人”射来，短枪点闪如万点繁星，疾如闪电般向“无面人”的后背狂刺而出，声势颇为骇人！

此时，又有两个人双双腾身而起，一柄长剑抖出朵朵光影，疾刺“无面人”的门面，而一根三节棍则“哗啦啦”一声巨响，向“无面人”下盘旋扫而至。

“无面人”已是三面受击，而且每一件向他招呼的兵器都是招式狠辣异常！

又有两柄长刀划空呼啸劈来，劲风逼人。

“无面人”的身形陡然一拧一缩，然后疾然暴长，竟于间不容发之间隙中穿将而出，如一片枯叶被秋风卷扫般飘然掠出，已然避过了三节棍与长剑。

全风云的短枪也落空了，在离“无面人”后背仅有三寸之远时落空了。

“无面人”如鬼魅般避开一剑与三节棍之后，双足一错，他疾然转身，此时，全风云的那柄短枪正是一招递完，停于离“无面人”不及半尺远处。

便在此时，只听得全风云一声轻啸，右腕一抖，那柄短枪的枪尖突然脱离了枪杆，以惊人之速向“无面人”的咽喉扎去！

“无面人”似乎吃了一惊，左掌疾然拍出，竟未拍中，而他的右掌抓住枪头时，已经太迟了，他的身子已缓缓向后倒去。

他的手很大，似乎他只握住了枪尖的极小一部分，而枪尖的大部分已扎入他的咽喉之中了。

在“无面人”仰身倒下时，全风云忍不住仰天大笑。

他如此大笑，不仅是因为手刃了这些日子搅得江湖中人心惶惶的“无面人”，更是在笑自己为何会那般担忧惧怕，“无面人”也不过如此而已，看来，江湖中人的胆子也不太大，如此杞人忧天不只他全风云一人？

就在他的笑声中，“风云十三杰”剩下的九个人中有三个突然无声无息地倒下了，他们的眉心上竟也有一点红。

三人缓缓倒地后，他们的身后现出一个人来，赫然是“无面人”。

眉毛是画的，鼻子是画的，唇是画的，脸部平板呆滞，一双眼睛深深凹陷，隐隐有淡绿色的光芒在那里面闪动着。

这不是“无面人”又是谁？

全风云惊骇欲绝地向“无面人”方才躺下之处望去，这一望，他才明白过来。

那个被他枪尖扎中的“无面人”仍是躺在地上，右手凑在咽喉处，仍是在紧紧地

握着。

全风云的心开始下沉，手如一片冰凉，他已明白方才那个人是假的“无面人”。

也许，江湖中传言说“无面人”武功深不可测，并非谣言，方才此人杀了三个人，竟无人察觉！似乎他是像风那样刮进来的，像烟一般飘进来的。

若不是全风云的短枪藏有一生未用的玄机，恐怕连一个假的“无面人”他们都难对付了，何况一个真的“无面人”？

显然，当假“无面人”出手时，真“无面人”便在一旁窥视着，全风云知道自己的秘密已被他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他用来制服假“无面人”的招式是再无用处了。

这如何不让他惊骇欲绝？

在这些念头闪过时，他属下的剩余六人已向这个“无面人”疾扑而上，他们是全风云的骄傲！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武功已是一流，更因为他们的骁勇！

他们是一群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

但他们的骁勇并不能带给他们好运，“无面人”身形闪过之处，又有二个人倒下了。

全风云又惊又怒，怒喝一声，向“无面人”弹身射去，手中没有枪尖的短枪如怒龙般直捣“无面人”身前十二处大穴！

“无面人”一声冷哼，如细锥般的兵器划空而出，准确无比地迎向全风云之短枪。

“叮”的一声响，细锥锥尖竟恰好与短枪前端对准！两件兵器一撞，全风云只觉手心一热，兵刃几乎脱手而飞！

一惊之下，全风云已闪电般换了四招，每招出击之方位迥异，而且出手快疾如电！

全风云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又是四声清脆的“叮当”声响起，全风云的枪杆四招全部被“无面人”封死！

更可怕的是每次都是枪杆与细锥锥尖准确无比地对击一撞，似乎全风云出招时，“无面人”早已算好了一般，便用细锥在那儿等着全风云的没有枪尖的“风云枪”。

全风云几乎已握不住枪杆了，每一次撞击之后，他的气血都更为虚浮，第四次撞击后，他已觉得有一股热血在胸膛内鼓荡汹涌，几欲喷口而出！

显然，“无面人”功力远在他之上，他借每一次撞击之力，将内力沿着枪杆传到他体内了。

他心胆欲碎，已不敢再向“无面人”正面出招，但“无面人”却长啸如鬼，飘身横扫，身躯与细锥绷成一条直线，如贯日长虹般向全风云疾射而来，锥身化作疯狂之寒焰！

全风云这次应变得极为灵巧，只见他双足一点，全身团起，短枪斜斜向地上一指，身躯便借势后掠。

不知为何，“无面人”竟不欺身而进。

全风云身在半空，双目疾然扫视，却见他的手下正惊愕欲绝地望着自己的身后，

似乎他的身后有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有一人已惊呼失声！

全风云暗自诧异，他想回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回头了。

一件冰凉的尖锐之物从他的后脑勺直插而入，发出一声“咔嚓”之声，然后他的前额便有了一点红色！

全风云眼中一片茫然，“无面人”明明还在他的身前，正冷冷地望着他，那么又是谁会从后面袭击他？他努力地想抬起左手，来摸一摸额头，但这已经做不到了。

他便那么直挺挺地向前伏身倒下，在他思绪离开他的那一刹那间，他在嘀咕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在他倒下之后，他的身后已现出一个人，竟赫然是方才已被全风云枪头扎中的“无面人！”

“风云十三杰”中剩下六人的头皮已发麻，一股凉意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弥漫着他们的全身，于是，他们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喉咙却变得极为干涩！

两个“无面人”慢慢地向六人走去，他们木屐叩击着光滑的地面，发出空洞的声音。

六人一步一步地后退，他们并不怕死，但这世上比死更可怕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明明已死了的人，突然又活生生地站了起来，无论是谁，都会被其吓呆的。

空洞的木屐声……

幽深碧绿的目光……

倏地，有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恐怖！

然后，六个人便分作两部分，其中三人向这两个“无面人”疾扑而上，而另外三人却已飞速向门外逃去，这便是选择，有些人选择进，有些人选择了退。

但这一次，无论是进是退，都得到了同一个结果——死！

六个人都倒下了，三个人脚朝门外，三个人脚朝大堂，他们便那般头挨着头倒在地上，每一个人的眉心处都是一点致命的红色！

这时，远处传来了打更声，子时已过了。

两个“无面人”用锥子蘸着全风云的血，在墙上写下了三个血红的大字——皇甫皇！

次日，整个洛阳城都沸腾了。

全风云真的死了，三天前“疯尉迟”被人击杀时，他家墙上也有三个大大的血字——全风云！

三天后，全风云便真的死了。

而疯尉迟之前是郁道僧，郁道僧之前是“霜雪刀”仇九天，每一个人的死状都一模一样，都是在前额眉心处有一点利刃扎入头颅之后留下的红色。

杀人者全是“无面人！”

在“无面人”要杀人之前，他不但在前一个杀人现场写血字，而且要提早一日，送去一张催命帖，催命帖上只有五个字，其中有三个字是：无面人。另外两个字便是标明的时辰。

仇九天的催命帖上写着：卯时，无面人。

仇九天在卯时死了，死在自己的床上。

这不能怪他太过疏忽，因为江湖中从未出现过“无面人”这个名号，而他的一把“霜雪刀”已是出神入化，他觉得自己有资格不去提心吊胆。

所以，他便死在床上了，连起床的机会都没有。

郁道僧的催命帖上写着：午时，无面人。

郁道僧也死了，死于一驾马车上。

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收到催命帖的时候，他并没有盲目托大，尽管他的“无常鞭”据说已可跻身当世十大使鞭好手之列，但他也不愿盲目冒险。

那天午时，洛阳城中同时有三十辆装饰得极为豪华的马车由各个城门向外驶去，每一辆马车都是珠帘低垂。

没有人能看到里边的情景，当然，也就不会有人能看得出哪一辆马车上载着郁道僧了。

但他仍是死了，死得与仇九天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那么干脆利落且准时！

没有人能知道“无面人”是如何从几个不同方向疾驰的马车中找到郁道僧的，纵是找到了，那时间也应当花去了不少，但“无面人”竟真的能在午时将郁道僧杀了。

第三个是“疯尉迟”。

前面两个人的死已震动了洛阳城，所以当疯尉迟收到催命帖时，很快便已被洛阳及洛阳附近的武林中人知道，“无面人”在杀人前先警示两次，分明便是对武林成名人物的挑衅，偏偏前两个人都死了，所以洛阳的武林中人已自觉地将“无面人”视为公敌。

当“无面人”的第三个目标是“疯尉迟”时，众人已决定要保住“疯尉迟”，挫一挫“无面人”的锐气。

但最后受挫的却仍是洛阳的武林好汉，因为疯尉迟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死了。

疯尉迟死之前，他的身边至少有上百个武林中人，这百多人围在“疯尉迟”的周围，然后站在人声鼎沸的闹市区。

没有人相信“疯尉迟”会在这样的保护下为人所杀，除非“无面人”会飞天遁地。

只可惜没有人相信的事，未必就不会发生，疯尉迟也死了。

与疯尉迟一起死的还有三个更夫。

人们在疯尉迟死了之后，才明白“无面人”的整个杀人过程，“无面人”送到疯尉迟家中的催命帖上的时间是酉时，所以众人围在疯尉迟周围，听到打更之声，知道酉

时已过，便笑骂着“无面人”，大家就分散开了。

疯尉迟也心有余悸地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便在经过一条长巷时，“无面人”如鬼魅般闪现，将他杀死。

而其他人四散走开之后，一些人住的场所离方才聚集之地颇有一段距离，当他们走在路上时，竟然又听到了打更之声，而且也是酉时的更声！

有几个头脑伶俐之人已察觉出情形不对，便召集了几个人一同回转时，疯尉迟已经倒在巷中，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几个更夫的尸体！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定是“无面人”先派人将众人聚集地四周的几个更夫杀了，然后由他的人提早打更，而众人一听到更声，定会以为是“无面人”见疯尉迟防得太紧，才无法在酉时下手，所以众人在更声响过之后，便四散而去了。

此时，“无面人”便可以趁虚而入。

这几乎可以算是整个洛阳各门派的共同失败，他们竟被“无面人”略略使了个小计，便被弄得晕头转向。

所以，当有人提出愿为“风云庄”庄主全风云出力时，全风云拒绝了，因为他隐隐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无论他如何的防备，最终，他都必须直接与“无面人”的兵器对话。

既然如此，那么他又何必不顾颜面地广邀天下英雄？何况，风云庄的名声，也不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

但他仍是不能逃过“无面人”之手。

从他的尸体可以看出，兵器是从他的后脑勺穿进，从前额穿出的，也就是说全风云受到这致命的一击时，他是背对着“无面人”的。

能在全风云未及转身之际便杀了他的人，普天之下，又有几个？

人们越来越不安了。

“无面人”杀了三人之后，既没有劫财，更没有劫色，而且三人都是正派中人，一生未结下什么大的仇家，那么为何“无面人”要选中他们？

世上没有人会毫无理由地杀人，除非他是疯子。

如今，每一个人都在绞尽脑汁思索“无面人”杀人的理由，却没有人想得出一个头绪来，也正因为如此，才越发显得可怕。

一个从未在江湖中出现过的“无面人”，连杀数名成名已久的人物，无论如何，这件事绝对不那么简单。

那全风云家里的墙上出现“皇甫皇”三字时，皇甫皇那间屋子四周的酒楼、客栈、小摊的生意一下子红得一塌糊涂，甚至，在皇甫皇屋子东首已搭起一个戏台，唱得热火朝天。

皇甫皇当然不喜欢这种场面，但以他的身份，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出来阻止的，何况，别人愿往这边赶，他又哪有权力阻止？

这一辈子，皇甫皇从来没有怕过，因为他没有理由要怕，他是“刀尊”！从来只有别人怕他的份。

这一次，似乎连他也有惧意了，他正在细心地擦拭着他的刀，他已经有八年没有擦刀了。

八年前，他与秋若水决斗时，他擦过这把刀，那一次，他侥幸赢了。

其实，无论是谁，赢了秋若水，都可以说“侥幸”二字，秋若水的武功乃东瀛之绝代武士宫木小树所传，所以武功路子与中原武功大相径庭，极为诡异，每招每式都无烦琐变化，但每招每式都是杀招。

胜了宫木小树之徒秋若水之后，皇甫皇的刀便在刀鞘中沉寂八年了，这八年中，他的对手从来没有一个人能逼得他出刀。

刀未出，对手便死了，既然如此，一向尊重刀的皇甫皇又怎会再拔刀出鞘？

今天，皇甫皇却又拔出长刀，一遍又一遍地用一块上等的绸布细心地擦着。

刀身的光芒闪动如秋水，映得皇甫皇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一把在刀鞘中躺了八年的刀，一出刀鞘，仍有隐然之霸气，也属难得了。

刀身上再无一点瑕污了，皇甫皇将刀平举，静静地凝视这跟随了他三十年的刀。

良久，他轻轻地吁了一声，将刀收回刀鞘。

便在此时，他的老家人老魏一脸惊慌地跑了进来，他甚至忘了敲门。

未等老魏开口，皇甫皇先平缓地道：“老魏，什么事让你如此惊慌失措？”

老魏颤声道：“来了，来了！”神色极为惊慌。

皇甫皇微怒道：“谁来了？”

老魏这才定下神来道：“那个‘无面人’已将……已将帖子送来了。”他觉得“催命帖”太不吉利，所以便以“帖子”含糊带过了。

皇甫皇暗暗吃了一惊，道：“什么时候送来的？有没有人见到‘无面人’？”

老魏道：“没有人见过‘无面人’，因为这张……这张帖子是夹在香纸中的，今晨，刘妈去街市上买来了一叠香纸，方才她准备将香纸裁好叠好，孰料才叠了几个纸元宝，里边便现出了那张贴子。”

言罢，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素白的纸来，递给皇甫皇，他那双苍老枯瘦的手在颤抖着。

皇甫皇接过那张催命帖，默默地看了一遍，忽然问道：“明天是什么日子？”

老魏道：“十一月二十四，鬼节。”

皇甫皇一震，然后，他笑了，缓缓地道：“鬼节？是个死人的好日子，小雀她已经上路了吗？”

老魏点头道：“小姐已经被送出去了，我是按老爷您的吩咐办的，应该万无一失。”

皇甫皇颌首赞许，然后道：“你去置办一副灵柩吧，木料不需要很好，但要结实。”

老魏立即跪伏于地：“老爷武功盖世，何出此言？‘无面人’猖狂了一些时日，只

是仗着行踪诡秘而已。”

皇甫皇笑了，似乎很轻松地笑了，只听得他道：“你不必太紧张，其实备下棺木，一半是为我自己，一半是为‘无面人’，再说我已是年过半百之人，早些置办，便早些图个吉利，以求得长寿，夫人不也早已提起过此事了吗？你下去吧，我要静一静。”

老魏有些哀伤地道：“老仆告退了。”

皇甫皇静静地坐着，西首传来一阵阵的锣鼓声和咿咿呀呀的唱曲声，没想到这一座戏台是因为自己而存在的，皇甫皇不由有些好笑。

明日，便是“无面人”到来之日，无论是“无面人”死，还是皇甫皇死，都将是震惊武林的大事。

江湖中已因为他们而搅起一场巨大的旋涡，但处于旋涡中间的皇甫皇，反而显得格外的沉静。

除了送走他的独生女儿皇甫小雀外，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至少，表面上没有什么改变。

用过午饭，皇甫皇便出去了，他要到街市上走走，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走在这熟悉的洛阳城的街市了。

当他打开自己家的院门时，至少有数十双目光向这边扫射过来，但等皇甫皇细看时，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人注意过这个普普通通的不起眼的院子，每一个人都在一心一意地忙他自己的，其中一个说书之人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人间事，本是谜，为什么汉武帝临死要吃梨？为什么杨玉环的嫁妆不涂漆？为什么南平王平日最怕坐席？……”抑扬顿挫，颇为动听。

皇甫皇大口地吸了几口外面冰凉但却又极为新鲜的空气，精神为之一振，他决定仍是按以前自己的老规矩，要去“脆心园”坐坐。

一路上都有人打着招呼，这再正常不过了，皇甫皇被人尊为“刀尊”，几乎已技压整个洛阳城，加上他人缘又好，走在街市上，有人打招呼自是难免的。

但皇甫皇却总觉得有点不自然，他从那些满脸关切的笑容和热情的寒暄中看到了一种不自然。

天，虽然没有下雪，但空气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干冷，每一阵风，都像一把刀，深深地切入每一个人的肌肤，皇甫皇紧紧衣裳，继续前行了。

在经过新搭建的那座戏台时，皇甫皇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不再去“脆心园”，而要在这儿看一出戏。

也许，他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刀尊”皇甫皇并没有害怕，他仍可以平心静气地来看一场戏！

也许，他是为了给自己以信心，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反正他是走向这座戏台了。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被皇甫皇吸引过来了，戏台上仍是“噤噤锵锵”地响着，是一出“三英战吕布”，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正围着一个头颈上插着十几面彩旗的吕布战

得不亦乐乎。

一个留着鼠须的老汉大声地招呼着：“皇甫大侠好兴致，也来这儿坐坐！”

便有好几人也嚷嚷着向皇甫皇打招呼了，人们自觉地为 him 让出一条道来，要把他让到近戏台的地方，尽管皇甫皇一迭声地谦让着，最后，他还是在最前面的那排长凳上坐下了。

其实，这样露天的戏台子，本无所谓座次，而且在这种露天戏台前看戏的，也多半是山村野夫，哪懂得什么尊卑、谦让？

但今天不同，今天这个戏台前几乎是清一色的江湖中人，他们必须关注皇甫皇的命运，但碍于面子，又不能整日地围在皇甫皇的院子外，这座露天戏台，来得极是时候，尽管他们并无心看这平平无味的戏，但这样一来，时间便好打发了。

皇甫皇坐定后，众人也安定下来，似乎一切都没有什么改变，又似乎一切都已有了不易察觉的改变，人们的目光注视着戏台，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而他们的心思却是牢牢地系在“刀尊”皇甫皇身上了，至于戏台上是三英战吕布还是关公战秦琼，他们并不在意。

皇甫皇努力想让自己能沉浸于剧情当中，但他做不到，有好几次，他想起身走了，但却总觉得有无数双目光从各个方向射来，如千万只无形的手臂一般将他牢牢地按在凳子上。

戏台上的“吕布”越战越勇，四人像走马灯一般游走缠斗。

一个身着绿装，极为削瘦的汉子走到皇甫皇的眼前，一脸讪笑地道：“皇甫大侠，那……那时辰定……了？”

看着削瘦汉子的鼠眉獐目，皇甫皇一阵恶心，但他仍是强忍性子，平静地道：“明日，午时。”

短短的四个字，声音并不大，却能盖过阵阵的鼓锣声，极为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众人都不由心中一震。

他们吃惊的，不是这个时候，而是为皇甫皇的平静吃惊，不由心中都暗道：“人家不愧是刀尊，所谓艺高人胆大，便指的是他这样的人了。”

那个削瘦汉子本还要再问点什么，但见皇甫皇已转过脸去，只好将话咽下，讪讪而退。

皇甫皇心中莫名地升起一种自豪，他心中暗道：“普天之下，收到‘无面人’催命帖后仍能静下心来，看一出戏的人，恐怕也为数不多吧。”如此一想，他不由把本就挺直的腰又挺了挺，如一杆标枪般在人群中倨傲地立着。

戏已进入了高潮，锣鼓声一声高过一声，“吕布”的画戟舞得如车轮一般，将“张飞”等三人逼得手忙脚乱！

倏地，“吕布”一脚踏空，“啊”的一声惊叫，向台下一头栽了下来！

“吕布”栽下之处，离皇甫皇仅二尺远，“吕布”跌下，并不会撞着皇甫皇，而且戏

子的基本功都很扎实,从这么一人高的戏台上跌下,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但是,“吕布”将要栽下之处,恰好有一个三岁光景的小孩坐着,在那“吕布”栽下的一瞬间,他已被吓坏了,木木地坐在那儿。

皇甫皇出手了!

其实皇甫皇不愿意出手,因为冥冥中他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在明天午时之前,一切都要小心从事,否则极可能着了“无面人”的道,但同时,他似乎又能听到有人在说:“刀尊又怎么样?关键时刻,他还不是做了缩头乌龟,我料他是不会出手的,他怕节外生枝嘛!”

从“吕布”的一声惊叫起到皇甫皇出手救人,中间只隔着极短的一瞬间,但便是这么一瞬间,皇甫皇已转念无数,然后作了一个关系他命运的决定。

一切似乎都是同时发生的:“吕布”扑通一声落地,然后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皇甫皇抱着小孩,小孩“哇”地哭出声来。

小孩安然无恙,“吕布”似乎也只是擦伤了一点而已,他已重新爬上戏台,再战“关公”“张飞”“刘备”了。

众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事实上,他们也暗自猜测这戏子摔下来,会不会是一种阴谋,便暗暗地为皇甫皇捏着一把汗。

皇甫皇也松了一口气,方才他出手救小孩时,已将全身的二十四处大穴关闭,同时运起所有的真力,只要“吕布”一出手,便要受到皇甫皇凌厉一击,他有把握让对方不能一袭得手,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了。

孩子的父亲一脸感激地从皇甫皇手中接过孩子,人也在一旁恭维道:“皇甫大侠好身手好胆识!”

皇甫皇突然觉得再坐下去,便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无味得很,因为似乎每一个人都能看出他皇甫皇之所以来这儿看戏,只不过是為了逞一逞他的举重若轻,气定神闲,既然如此,他又何苦这么在冷风中干熬着?

于是,他便起身了,众人立即又为他让出一条道,这让他很不自在,他觉得这种尊重,有点像对一个将死老人的尊重,一种带有同情意义的尊重。

走出人群,寒意更甚,身后的锣鼓声仍是响个不停。

皇甫皇已没有兴致去“脆心园”了,他决定回到他的家中,当他紧了紧手脸时,突然感到自己的左耳隐隐作痛,伸手一摸,手上有一点殷血,但很少很淡。

他努力地思索,却总是想不起来,这左耳是什么时候有了这处小伤的,可能性最大的自然是方才救小孩时添的,但他却无法知道如何添上的。当时,“吕布”自上而下栽了下来,因为身着戏袍,再加上他那夸张的厚靴,高帽和满颈插着的红红绿绿的小彩旗,所以看起来便如一大块花花绿绿的毯子一般直扑而下,覆盖面极广,而小孩便在这块“毯子”笼罩之下。

皇甫皇因为心存戒备,所以他出手救人时,对“吕布”是全力提防的,似乎并未曾